

入學圖說全



前 後 集

陽村先生
入學圖說

頁五

集 卷 第 五

經 說 卷 之 五

經 說 卷 之 五

經 說 卷 之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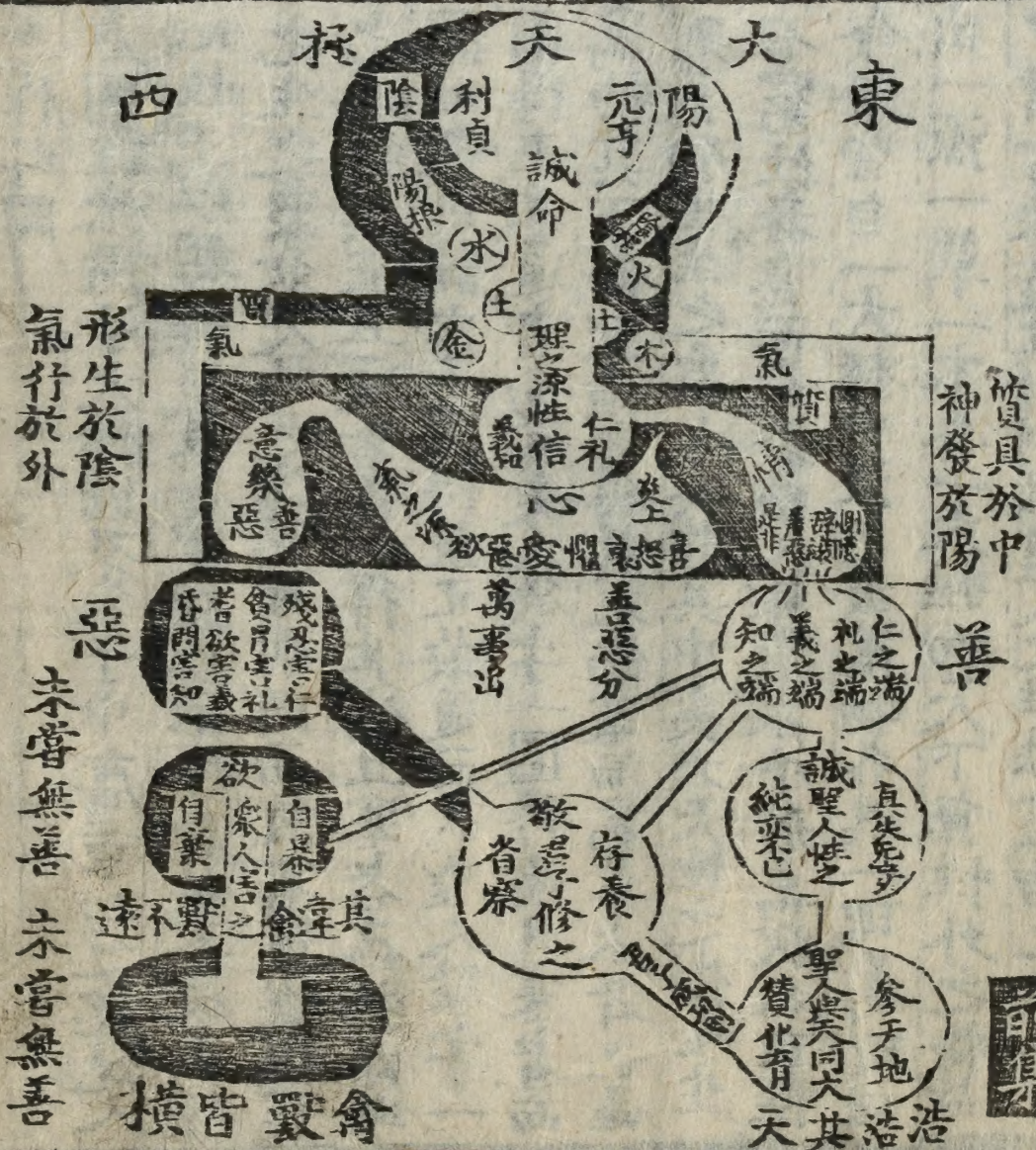
入學圖說序

洪武庚午秋謫在金馬郡有一二初學
輩來讀庸學二書者語之諄復尚不能
通曉乃本周子之圖參章句之說作圖
以示又取先賢格言以釋其意學者因
有所問又隨而答之仍記其問答之言
以附其後名之曰入學圖說旁取他經
凡可作圖者皆圖之徃徃各附臆見之

說欲就正於先生長者鄉無先進身拘
請籍姑待後日而已觀者幸恕其愚而
教之是所望也是歲良月初吉承嘉
學權近謹題

入學圖說

天人合一之一圖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今本之作此圖

右圖謹依周子大極圖及朱子中庸章句之說就人
心性上以明理氣善惡之殊以示學者故不及萬物
化生之象然人物之生其理則同而氣有通塞偏正
之異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即此
圖而觀則誠字一圈得取正取通而為聖人敬字一
圈得正且通者而為眾人欲字一圈得偏且塞者而
為物其下禽獸橫者得其充偏塞而為草木者也是
則萬物化生之象亦具於其中矣夫天地之化生生
不窮往者息而來者繼入獸草木千形萬狀各正性
命者皆自一大極中流出故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
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大極而天下無性外之物故
中庸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而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嗚呼至哉

天人心性分釋之圖

一者 以理言則無對
以行言則無息

天為一天

大者 以体言則無外
以化言則無窮

萬化之源

萬殊之本

高高在日監在茲

誠

畏天之威正時保之

敬

合天而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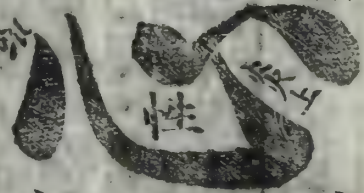
理
善
人
惡

人者仁也仁則天地所以生物之理而人得以生而為心者也故人為萬物之靈仁為衆善之長合而言之道也聖人至誠道與天同君子能敬以修其道衆人以欲而迷惟惡之從故人者其理一而所禀之質所行之事有善惡之不同故其為字歧而二之以示戒焉人能體仁以全心德使其生理常存而不失然後可無愧於為人之名而其效必能得壽不然則生理喪而非人矣故孔子曰仁者壽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理之源
氣之源

微

心
性
神



情無有不善

心敬

意樂善惡

心者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理氣妙合虛靈洞徹以
為神明之舍而統性情所謂明德而具眾理應萬事
者也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其用之發有時而昏學者
要當敬以直內去其昏而復其明也其字形方者象
居中方寸之地也其中一點象性理之源也至圖至

正無所偏倚心之體也其下凹者象其中虛惟虛故
具衆理也其首之尖自上而下者象氣之源所以妙
合而成心者也其尾之銳自下而上者心於五行屬
火象火之炎上也故能光明發動以應萬事也其右
一點象性發為情心之用也其左一點象心發為意
亦心之用也其體則一而用則有二其發原於性命
者謂之道心而屬乎情其初無有不善其端微而難
見故曰道心惟微必當主敬以擴克之其生於形氣
者謂之人心而屬乎意其幾有善有惡其勢危而欲
墜故曰人心惟危尤必當主敬以克治之遏人欲之萌克
天理之正當使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然後危者安微者
著動靜云為自無差謬而聖賢同歸參贊天地亦可以
訓致矣不然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此心之用不過情欲
利害之事雖有人形其違禽獸不遠矣可不敬哉

性

性者天所命而人所受其生之理具於吾心者也故其為字從心從生人與萬物其理則同而氣質之稟有不同者焉告子曰生之謂性韓子曰與生俱生釋氏曰作用是性皆以氣言而遺其理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右圖為初學者設故其訓天人心性之意分釋點畫至為破碎自當得罪於先生長者然初學觀之一見可知其大旨也若其義意皆本程朱格言非愚臆說也至於敬心不言存養者初學之士要令

於動處下工夫也然存養豈在敬之外乎同志君

子詳加繩墨以惠學者幸甚幸甚

學者問曰子為合一圖自謂謹依周子之圖然周圖有所謂無極者而此則無之何也曰無極者指言大極居中之理非大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也則此圖之中天字一圈是也曰易言乾之四德元亨利貞而已子乃益之以誠何也曰雜天之命於穆不已四德流行循環終始而未嘗有一息之停者以其有此理之實而已故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蓋言四德循環之實亦非四德之外又有所謂誠也故周子已嘗合而言之以配五常之信非愚敢以妄意而益之也曰其以命為理之源而加於性上何也曰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朱子釋之以為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則所謂命者人物始生之初天所賦與之理在乎陰

陽之中而不雜乎陰陽以為性理之源者也成湯所謂
降衷亘性伊尹所謂天之明命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孔子
所謂繼善成性者皆是也中庸之言蓋本於此統粹至
善萬理咸滿天未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者也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故周圖圖其象而虛其中而又以無
極名之矣今子既書天字足矣又書四德而益以誠與
命之名焉何其名義之多而不能極其一本之妙乎曰
天之為天漠然雖無聲臭之可言然其所以為造化之
樞紐萬物之根柢者豈無所自而然者乎渾然一理流
行不息二氣五行四時百物莫不於是而出焉故元之
理為春之生物而於人為仁亨之理為夏之長物而於
人為禮利之理為秋之成物而於人為義貞之理為冬
之固物而於人為智而此四德皆是一元之流行故元
包四德而仁統五常者也語其循環之實者則曰誠而

為人之信語其賦與於物者則曰命而為人之性是其
名義雖多而各有攸當皆有其渾然者而流出亦何害
其一本之妙哉况此圖也但為初學者設若不如是而
直謂之天則或意其冥漠空虛都無主宰而不知其為
萬理之源或拘於蒼茫遍覆以行氣化而不知其有一
本之妙且又不知吾之所以為性者其源皆出於天其
理皆備於我而或溺於佛氏之空揚氏之混矣曰周圖
陽儀居左陰儀居右陰陽方位各得其正今子與圖陽
居於右陰居於左以右為東以左為西何也曰周圖我
為主而對圖則我在北而圖在南故左為東而陽儀居
之右為西而陰儀居之此則圖為主而我觀之則圖在
北而我在南故東為右而西為左但有賓主待對之異
而已陰陽方位未嘗易也曰周圖以水火金木皆在二
儀之下而土居其中今子此圖水入陰中之陽銀火在

陽中之陰根而又分土為二夾於四行之間何也曰周
圖雖列五行於二儀之下然其言曰五行一陰陽也則
陰陽不在五行之外觀者或不察焉夫水居子位而陽
生於子則水者陰之極亦陽已生即陰中之陽也故入
陰中而居陽根火居午位而陰生於午則火者陽之盛
而陰已消即陽中之陰也故在陽中而居陰根木陽雜
一而純乎陽故居東金陰雜一而純乎陰故居西若夫土則
無定位而寄旺於四行故可分而二之以夾於其間也
然小其圈不與四行同大者亦以見其居中之體隱然
自與四行同大而寄旺於他者其端交見於彼與故不
得与之相並也而况天命之理賦於其中者既主於內
則又安得以土而奪之哉故其勢亦不得不分也曰人
物之生必得二氣之聚以成其形質今子以氣與質分
於左右則是氣質判為二物若無以見其聚而成形者

何也曰物之成形良由二氣之聚固不可以分也然揆
一厥初元則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亦不容無辨矣今分左
二右固非以是判為二物也要使學者分陰分陽曉然知
其所由來尔故氣雖居右而質具於中質雖居左而氣
行於內則亦未嘗不合而為一也且其既分而復合之
後又皆以氣為外者亦以見其氣寓於質而發於外
也曰心之虛靈具衆理而應萬事其以為理與氣合者
何也曰理本無為其所以能靈而用之者氣也舜之命
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固以理氣而分言之矣夫
心之發其幾有善惡之殊若純乎理而不雜乎氣則其
發安有不善哉又為五臟之一而屬火則其亦稟氣而
成形者可知矣曰心體本虛而其為知覺者一而已矣
故其未發也至靜而虛無有名狀之可言及其既發則
於事物之理隨所感觸一以貫之而無所不通今之既

以性心情意分其點畫又以五常四端七情二幾各屬
其下則名義繁多知覺不一紛擾雜錯而靜虛之體有
所不立偏屬固滯而貫通之用有所不周者何也曰心
之虛靈知覺則一而已矣然語其虛靈之所以為體則
不過五常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語其知覺之
所以為用則不過四端七情之感而萬事萬物之變無
不管徒知其為靜虛而不知五常之性為之體則其為
心也漠然無物淪於老氏之虛無佛氏之空寂而大本
有所不立矣徒知其有知覺而不知四端七情之發其
幾有善惡之殊而致察焉則心為物役欲動情勝而達
道有所不行矣故必使學者知有是體而存之於至靜
之中以守其本然之正知有是用而察之於應物之際
以遏其將然之欲然後體用無全內外交養而學之為
道得矣曰古之言性者必曰仁義禮智今則以為仁義

禮智者何也曰古之言者以待對之位而且舉之猶曰
東西南北也今以健順之屬而分言之猶曰春夏秋冬
也曰昔唐韓子原性而本於禮書以喜怒哀樂愛惡欲
七者為性發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屬乎
性發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
當然之則如其發而中節則中庸所謂達道之和豈非
性之發者哉然其所發或不中節者不可直謂之性
發而得與四端并列於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見其發
之有中節不中節者使學者致察焉又况程子之言以
為外物觸而動於中其中動而七情出情既熾而其性
鑿矣則其不以為性發也審矣曰惻隱辭遜羞惡是非
即仁義禮智之端非有二也今子既以四者列於情下
又書其端於外別作一圖何也曰四者之性渾然在中
而其用之行隨感而動以為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心

則是心即為四者之端誠非二也然發於中者謂之心
現於外者謂之端故孟子於此凡兩言之或言端或不
言端而朱子於言端以為猶物在中其端緒見於外則
其義愈明而不容無辨矣曰人之有身氣以成形者不
以聖也賢否而有異故朱子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
智不能無人心今子乃於誠字一圈專以理而不及乎
氣則是聖人無有形氣而本無人心者歟曰不然也人
物之生同得是氣以成形亦同得是理以為性故於大
極之下既以氣質而成形於外又以理氣而為心於內
者是聖愚賢否之所同也若其誠敬欲之三圈者但以
其生於心作於事者其善惡高下有此三等非以聖人
之身無有形氣亦無有人心也又其所謂人心者亦未
便是不好人心之得其正即道心之流行也故聖人之
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曰五經語孟諸

書其讚聖人之德多矣子於誠字圈內言聖人之德他無所取但書真實無妄何也曰聖人之德廣大如天無所不備故稱美之辭各極其盛然要其所以如天之實則至誠無息而已故將誠字大書以表之其下若取他說則雖極稱美之辭或有所未備學者又以為不可幾及而趨向之心怠矣故但用真實無妄以釋誠字言雖至近而廣大如天之德無所不在其中且使學者觀之亦不以為甚高難行而思誠之學希則之功庶可以自勉矣

曰周子圖書云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今子本之既於敬字言君子修之矣其於欲字不曰小人而曰衆人何也曰人雖不自皆自以為賢智而不自知其所行之為小人若曰小人則觀者以自暴自棄為他人之事而不自省矣故直書曰衆人然後人人觀者各自自省勵而

有所感發矣曰子為此圖敢欲窮比於濂溪周子故曰
惡是何言也濂溪之圖精深廣大備極無餘初學之士
所不及知朱子中庸章句之說明白簡切學者又不能
察此乃義理之根本於此有所不知則所學皆苟而其
失甚遠矣故本之以濂溪之圖參之以朱子之說作為
此圖以示學者使其入學知所向方而已何敢望於先
哲哉曰其訓天人心性之意分破點畫若是其穿鑿者
何所據乎曰是其破碎穿鑿之罪自知其無所逃避但
使初學樂觀而易知其意爾然古人製字亦有會意者
如所謂一大為天土也為地之類是也有象形者如山
如鼎之類是也刻意有分字者如所謂中心為忠如心
為怒之類是也苟於大義無甚悖謬則取其大而恕其
小可也

大學指掌之圖

大學之圖

外授規模之大 三綱 內盡節目之詳 八條

格物 致知 **知** 求至善之所在

明明德 誠意 正心 修身 **明** 明德得止至善之事

齊 善家 治國 天下 **齊** 新民得止至善之事

新 新民 存心之標的

知 物格致之效

靜 慮 四者自知止至能得之朕語自以效言

得 明明德新民皆得止於至善

物格 知至 **已** 知至善之所在

齊 心正 身修 **明** 明德得止至善

家齊 國治 天下 **齊** 新民得止至善

愚安大學一書綱領備而節目詳文簡而易知理切而易明為學之序用力之方至為精密在初學者尤為當務之急然初學之士其於體用本末知行功效多不能察語之雖勤識之不易今為此圖使之先觀一經全體瞭然在自然後即是書而讀之則不煩指誨而自知其節次矣苟能常目在之潛心熟玩則一部大學在胸中矣

學者問曰先賢董公嘗以大學經中自知止而後有定至則近道矣兩節為格物致知之傳黃氏亦取之矣是果能得朱子之所未得者歟曰愚嘗觀此服其用意之深而所見之卓服膺不忘蓋亦有年以今考之有未盡者夫所謂知止者物格知至以後之效而格物致知者大學最初用力之地也諸傳自誠意章而下皆以工夫而言不應於此遂先以效言之也所謂能得者明明德

新民皆得所止之事不應遽及於致知之傳也且以此節為致知之傳則聽訟章又無所著落矣朱子於此豈不處之審哉但所謂格物為窮理之事而非扞格外物者則不必證以他書而於此節文勢可尋而知之矣既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致知在格物則物非外物格非扞格而與致知非為兩事者意甚明白其傳雖闕而於經文自有上文語緒之可尋者矣曰子以知止為物格知至以後之效不應先言於用力之初者似矣然以傳之結語考之則曰此謂知之至也則其上闕文必以知至之效言者也此節於經亦在八目工夫之前其序不亦舛乎曰傳之結語以效而言則其上闕文必是知至之效然必先言其切而後及其效有如補傳之意矣不應不言其切而遽及其效故雖將此節為傳知止之上又當別有闕文也此節於經

雖在八目之前是乃承章首綱領之工夫而言知止之
效以言明明德新民得止於至善也故經一章以工夫
功效相間言之三綱領以功言而此節以效言物有本
末一節無功效而結之八目前一節以功言而後一節
以效言自天子一節以功結之而本亂一節以效而反
結之以是而觀則知止一節雖在八目工夫之前其立
言自有序矣且三綱領明德雖重而止至善亦其體要
也八目釋明德新民而無此一節則至善雖無二者無
所不在亦不容無一言以釋之也若循綱領三言之序
置釋至善之語於八目之後則是止至善若在平天下
之後而別為一事也故宜繼綱領而言之於八目之前
夫言其功則先分本末而後及其體要言其效則專提
體要而無統其本末其立言亦可謂有法矣

大學立傳變文以分知行本末厚薄三節辨議

誠意章獨作一傳

上不連致知者所以分知行下不接正心者以其自修之首其功不止於正心先賢已有明辨矣

修身齊家章之結語不曰齊其家在修其身而變文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愚按此承經文結語而分本末也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傳承之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齊家治國章之發端不曰治國在齊其家而變文曰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愚按此亦承經文結語而分厚薄也經曰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有也故傳承之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此兩節必承經文結語而觀之則傳者立文之意可見矣

學者問曰誠意章自作一傳以分知行其於本末厚薄
不別為傳而變文見意何也曰知行二者如車兩輪學
者所當交致其力而並進者也分明是兩件工夫也若
夫本末雖有體用之殊而舉而措之實一物也厚薄雖
有親疎之別而推以及之實一事也曰齊家治國章言
孝弟慈而其下引康誥之文但以慈幼而結之何也曰
此以最切而要者言之也以家言之則孝弟或有不謹
而慈幼之心無不切先賢已嘗言之矣以國言之則事
君事長皆知所謹而使衆之道多所忽苟能以慈幼之
心而觸孝弟則孝弟無不至矣以慈幼之心而推使衆
則使衆知所謹矣

曰子引經文以證傳八九章變文之意以為分本末厚
薄者似矣然即本傳觀之則八章上文既言親愛等之
辭又引諺莫知子惡之言故其結語曰此謂身不修不

可以齊其家者是承其傳上文語緒而然不必遠承經文以為傳之結語也九章發端之言亦承八章結語亦不是遠承經文也今子之言無乃附會之甚邪曰子即本傳文勢而言者可謂切矣然第七章言正心修身亦言忿懣等之不得其正及心不在焉之病而其結語不曰心不正不可以修其身直曰修身在正其心蓋此二章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而獨其結語不同豈無意乎夫經既陳八目而又提身與家以結之者身為明德之極而天下之本家為新民之始而天下之則故也傳者於此豈不致意哉

曰此書之作朱子於序以為孔子誦而傳之曾子作為傳義於經之後言蓋不敢質為夫子之言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其言先後不同何也曰朱子以經之言非聖人不能及故以為夫子之言又無左驗或意古

昔先民之言故疑之而不敢質愚則妄謂夫子傷時之
嘆屢稱古以言之如曰古之學者為己古之愚也直古
者言之不出之類是也此經亦曰古之明明德於天下
言古以嘆今之不然夫子之前未有聖人不得位者則
言古嘆今正吾夫子之事是足為證以為孔子之言也
其傳十章所引詩書之文及立傳釋經之意皆曾子
平日嘗以語門人之言但其傳文有稱曾子曰者則非曾
子之手筆也故以為門人記之雖門人記之非其自言則
是猶曾子作之也諸傳既皆曾子之言獨於十目一
節特加曾子曰者諸傳皆是直釋經文之意而已唯此
一節曾子因慎獨之言而特發本章言外之意以警門
人故門人亦特稱曾子曰以表之以為千萬世學者之
警言策至今讀之悚然自有惶愧處其與中庸莫現莫顯
之意互相發明此乃子思有得於曾子者學者所當體

念而深省者也

中庸首章分釋之圖

性之理
人物同

性

天命道
道不可道更離

教

三者皆
本於天

暫時之頃
教存天理性
道無不在

戒慎不睹
恐懼不聞

存養
天下大本

未發之中

靜時美

敬
常存敬畏
致
教

動時美

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省察

道無不在
獨知之知

教

道欲道

心之用也
氣之兩行

中節之和
天下達道

和吾之
氣順

萬物育

天地之
氣亦順

用行省察
之事

心之體也
理之所存

功存養
之體立

效

中
吾之
心正
天地位
天地之
心亦正

效

愚按中庸傳道之書教者之事而學在其中道本乎天
而備於我之所受教修乎道而因其我之所有故章首
備舉命性道教而歷言之然後單提道字以明道體無
所不在雖不睹不回暫時之頃幽隱細微獨知之地皆
此道之所存而不可忽之意而言君子存養省察之學
所以教學者戒懼而存天理以致其中謹獨而遏人欲
以致其和不使須臾之或離也故此章大旨道無不包
而教行乎其間教之所行即學之所在也學者苟能因
是教而致其為學之切則教將由我而位育之極效亦
可以馴致矣

學者問曰朱子章句於戒懼慎獨兩節但言君子敬謹
之心而不以教言今子之圖無以教言者得無贅乎曰
章句直釋本文其言簡切雖不及言乃於或問中言之
曰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學者或不之察故愚

敢揭而示之也此書傳道之書首以教言故凡言學者之事無非所以教也且慎獨大學亦言之學者事也故特加必字於上以戒之也中庸直言君子之事以教之故不言必立言下字其不苟也如此哉

曰章句以中和為性情之德今子以和為道而不言情又以為心之用氣之所行何也曰中和固性情之德也今以和為道者本其所謂達道而言以明章者性道教之所包也其又以為心之用氣之行者所以分心之體用而明章句心正氣順體立用行之意也名雖異而察非有二也

中庸分竹即辨議

朱子分為四大節

自首章至索隱章為第一節

已上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自費隱章至哀公問政章為第二節

已上皆言費隱小大

自誠明章至三十二章為第三節

已上皆言天道人道

率章自為第四節

復自下學立心之初推之以至於極

饒氏分為六節

首章自為第一節

自第二章至十一章為第二節

自費隱章至十九章為第三節

言費隱小大至此章武王周公而在

自哀公問政章至至誠無息章為第四節

言天道人道自哀公章而始至此至誠無息章而在

自大哉聖人之道章至三十二章為第五節

自大哉聖人章分言大德小德至三十二章而住者陽
李氏以為自大哉聖人章至三十二章以至德至道分
言之

卒章為第六節

愚則妄謂總論大旨為三節細分為五節

首章言命性道教其下十章皆言中庸以智仁勇為學之
當推之極於遯世不悔之聖以孔子之事終之為第一節
費隱章承上章君子依乎中庸以言君子之道

其下由庸言庸行推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至於九
經之目以孔子之政終之為第二節

右二節由命性道教而推之以道言學者之切為多焉
然首章言中和由體而達用十二章言費隱由用而明
體前節則主言君子擇守之學後節則主言君子施措

之事兩節之首皆提起君子言之是二節皆言君子之道故其大旨一也

二十一章言誠明性教而其下分言天道人道

至二十六章而極於純亦不已之天

二十七章承上章文王之德而言大哉聖人之道

至三十二章而極於浩浩其天之德

右二節由誠明性教而推之以德言聖人之事為多焉

然自二十二章至二十六章言天道章必言至誠言人

道章必言誠字故饒氏李氏皆以為言天道人道至二

十六章而住自大哉聖人之道章以下饒氏以為言小

德大德李氏以為大德小德始現於仲尼章不應先言

於此當以此章至德至道分言之愚則安謂十二章言

費隱無小大其下三章言費之小鬼神章無費隱包小

大又其下三章言費之大以此例之則大哉聖人之道

章言至德至道而包大小於其前故愚好自用章及三
重章言道之小而德在其中仲尼章無包道德大小而
言其下至聖至誠二章言德之大而包道在其中也又
此兩節皆言聖人之德故前節之省言誠後節之省言
聖人其大旨一也

卒章自為第五節

學者問曰中庸一書朱子分為四節饒氏分為六節今
子以為總論大旨則為三節而細分為五其詳可得聞
乎曰愚非敢僭為他說以求異於先哲也但合二說從
其充長者尔故自首章至十一章為第一節自費隱章
至哀公問政章為第二節而誠明章為第三節之省者
當從朱子其論天道人道至二十六章而往大哉聖人
之道章別為一節之省者當從饒氏既已僭著其說於
前矣切意前二節以道言而皆極於孔子之聖君子之

實學也故皆以其踐履而推行者言之故學者之切為多焉後二節以德言而必極於聖人之天盛德之極致也故皆以其克積而著現者言之聖人之事為多焉言道則必極於聖言德則必極於天故第一節言中庸而以智仁勇推之極於遯世不悔之聖孔子之事也第二節言費隱而以庸言庸行推之至於九經之目孔子之政也言道而至於孔子則君子之學無以復加矣第三節言誠明而以天道人道推之極於純亦不已之天聖人與天同德也第四節言至德至道而以小大推之極於浩浩其天之德聖人與天無間也言德而至於天聖人之德無以復加矣由是而觀則自首章至三十二章總論大旨則不過言道言德而細論立言之序則當分為四節者甚曉然矣饒氏以為言誠而分天道人道自哀公問政章始自當為論誠諸章之首似亦得矣然董

句所謂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者誠為確論中庸以天與孔子作模範故終始言天亦終始言仲尼今言舜文武周公而不以孔子繼之則非子思子終始標仲尼之意矣以此書後章祖述憲章之言及語孟之終歷叙堯舜禹湯文武而必繼以孔子者觀之可見矣况此書每節更端之言皆是子思子之自言其下乃引孔子之言不應中間一節獨用孔子之語以更端也饒氏以為語意更端者何哉且言誠而分天道人道雖自此章而始然誠明章乃承此章夫子之意而立言以更端故又無以天道人道而言其下諸章始分而言之若以哀公問政為更端之首則次章當言天道又其次章當言人道不必再無舉而置言之然後分而言之也大抵此書每節雖是更端然亦必承前章而立言故第一節終以君子而第二節承之

首言君子之道第三節終以文王而第四節承之首言
聖人之道則第二節之終言誠而分天道人道第一節
承之首言誠明而無天道人道者又何疑哉必若區分
不相交涉則言誠始見於鬼神章智仁勇始見於第一
節而詳於哀公問政又將何以分屬歟但謂言天道人
道至二十六章而住自大哉聖人之道章別為一節誠
為朱子忠臣矣至以大德小德分言者李氏非之而以
至德至道言之然饒氏以小大言者得之而以為小德
大德則未安李氏以至德至道言者得之而遺其小大
則未備故又必合二說而言之然後其意始備矣後生
末學妄議先賢正僭之罪無所逃避然饒氏嘗為朱子
忠臣故愚亦願為饒氏之忠臣幸諸同志恕其罪而教
其不逮可也曰子以首章命性道教為前二節之首二
十一章誠明性教為後二節之首所言比類可謂似矣

然者章一篇之體要其意當不止於第一節而已也故
 既氏別為第一大節以現其無所不包之意今子不之
 從而但為第一節之首者何也曰首章之意雖無所不
 包然其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意至費隱章又
 列二更端則不得不以首章冠於其下十章也若分首章
 以為一節以第二章又為一節之首則非每節子思子
 之言更端之例也又不可以釋首章之意者自別為首
 也且首章雖為此節之首其意亦無所不包猶大學明
 德章雖並列三綱而無所不統也曰第一節言中庸以
 德行言第二節以庸德推之則前二節似以德言第三
 節言至誠之道第四節言大哉聖人之道則後二節似
 以言言且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之言觀之則修德而
 道也今子乃謂前二節言道後二節言德何也曰
 德者得於本之體而道則當行之用德者得於踐履

之實而道則所履之事也前二節言道而必以德先之者所以明由其有是德而後有是道也後二節言德而必以道言之者明由其有是道而知有是德也若以學者言之則入道而後積德造道而後成德也以成德言則有是至德故能凝是至道也前二節多主學者言故以道言後二節多主聖人言故以德言此書大旨始由體而達用終由用而歸體故前則言德而明其道後則言道而明其德卒章又總一篇大旨而歷言之故始言入德中言為學之道終之以不顯之德其立言之序亦可見矣然章句以為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實非有二物也可謂盡矣

諸侯昭穆五廟都宮之圖

北

太祖之廟

自世不遷



高祖



亦曰顯考

曾祖



亦曰皇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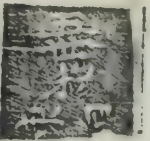
祫

亦曰王考

禰



祖



亦曰考



廟之祭主南君之世六此

北

二世祧



曾祖



高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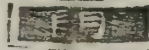


色

祖



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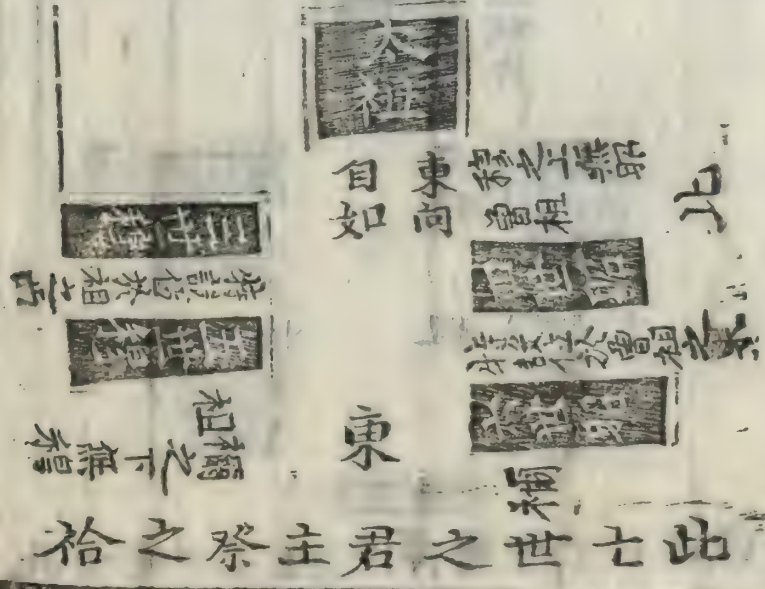


遷適此以容餘廟南之祭主君之世七此

時裕之圖



此六世之君主祭之裕



此七世之君主祭之裕

圖

之

室

一

北

門

東向
於奧

戶

門

戶

南

廟皆南向

而主必東

向者主居

於奧故也

祭神有信說

愚按昭穆之說朱子於或問論之詳矣學者猶不能察
故為此圖以示大略若夫廟比皆南向而主必東向者學
者又不能知其義故今僭為一室圖以附焉

二世之祧疑當藏於東夾室而或問以為藏於西夾
室蓋東尊而在太祖之前故避而藏於太祖之後歟
雖在西夾亦當以昭穆陳之

學者問曰自古聖人制為宗廟祭祀之禮以序昭穆非
無饗之者而苟為是禮也此書言大舜武王之孝皆曰
宗廟饗之亦非無饗之者而苟為是言也朱子於十六
十七二章或問深非不亡者存之語以為非吾儒之所
宜言是則既死之後陰陽氣散精神魂魄無有存者然
則所謂祭而饗之者何物也曰難言也人物之生其始
也氣聚而成形其終也氣散而形潰人與禽獸草木皆
一也天地之化往者息來者繼非將既反之氣復為方

人生祭
 祖與父
 也神交氣
 感而斯
 有饗之
 養身者
 祖父之氣
 誠敬祭之
 致神交
 氣感矣

伸之氣故及其終也陰陽既判魂升魄降則其氣皆散無
 復有物非有精魄滯而不化在於冥漠之中有如老
 氏之所謂不亡者也然是氣也雖在天地亦皆本於祖
 父之身而傳在於我則祖父雖已往而其氣之在我者
 未嘗息也猶草木之實全得其氣故雖其根株枯朽漸
 盡而其實之種各以類而生成自其根株至其實之種
 而生者其氣未嘗絕也若其實之腐敗則氣已絕而復
 不生矣故人以無後為大者祖父之氣自是而絕不復
 能祀故也吾身之氣即祖父之氣故吾致誠敬以祭之
 則神交氣感而斯有饗之者也氣之所存即神之所存
 誠之所至即神之所至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者此也意者古人尸必以孫者亦以其氣之
 所存而感之易歟傳曰神不歆非其類者蓋祭他人則
 自與吾身之氣不相干故神不感之也是則祖父之神

不在外而在我之身則體物而不可遺者可知而所以持其身者不容於不謹報其本者不容於不誠矣吾能報本而自能受福者亦猶草木培養根本而花果繁茂也然吾身之位有高下則氣之所及有廣狹故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大夫祭三代適士祭二廟而庶人只祭其父聖人之制尚何疑乎曰古之書傳言鬼恠之事有如伯有之為者多矣子產因有用物精多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之說是皆不足信歟曰是亦氣之或然者也氣之聚者厚則散之者遲亦不可謂無是理也且其言曰用物也弘聚精也多曰其族之大所憑厚矣則其氣所憑而存者亦可見矣豈徒滯於冥漠亦豈憑於非類哉若其變恠之或有者皆其氣之不得其正者爾非鬼神之常理也終亦必無而已矣

語子孟大旨

愚按論語之書敦乎仁渾然如春天孟子之書嚴於義凜然如秋氣蓋如孔子答齊景公之言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言理之當然者尔然其循理之利不循理之害隱然自現於言外孟子之告梁惠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而推其求利之害至於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則已足矣又推其害至於不奪不厭之言而後已也一節深一節盡言無餘讀之凜然有不可犯者其他立言皆倣此云

五經體用合一之圖

書賞之以政

易全體也

詩

懲勸

之以言

春秋大用也

禮節文之以行

愚按易五經之全體也春秋五經之大用也書以道政

事詩以言性情禮以謹節文雖各專其一事而易春秋

之體用亦各無所不備焉嗚呼大哉聖人五經之全體

而五經聖人大用也易者道在天地而聖人體之春

秋者道在聖人而天地不能違者也故河出圖而易畫

春秋作而麟至也

五經各分體用之圖

易

全體

理

在天
地者

書曰

全體

欽

聖人敬全
天之心
體

詩

思無邪

大用

道

在聖
人者

大用

中

聖人經大
世之法
用

**德全吾心
懲創邑志**

禮

全體

毋不敬

大用

**賢者不敢過
不肖者企及**

春秋

全體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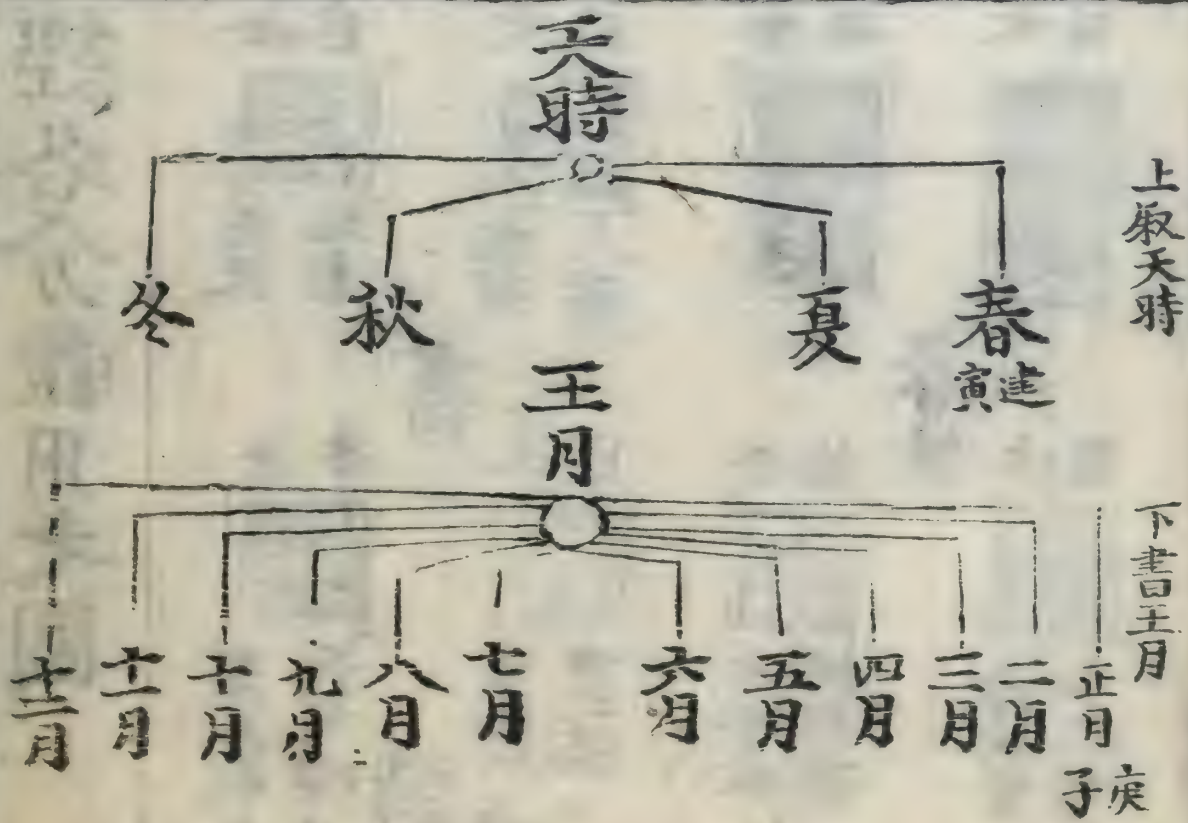
本乎天
地之理

大用

權

行於聖
人之心

春王正月橫分釋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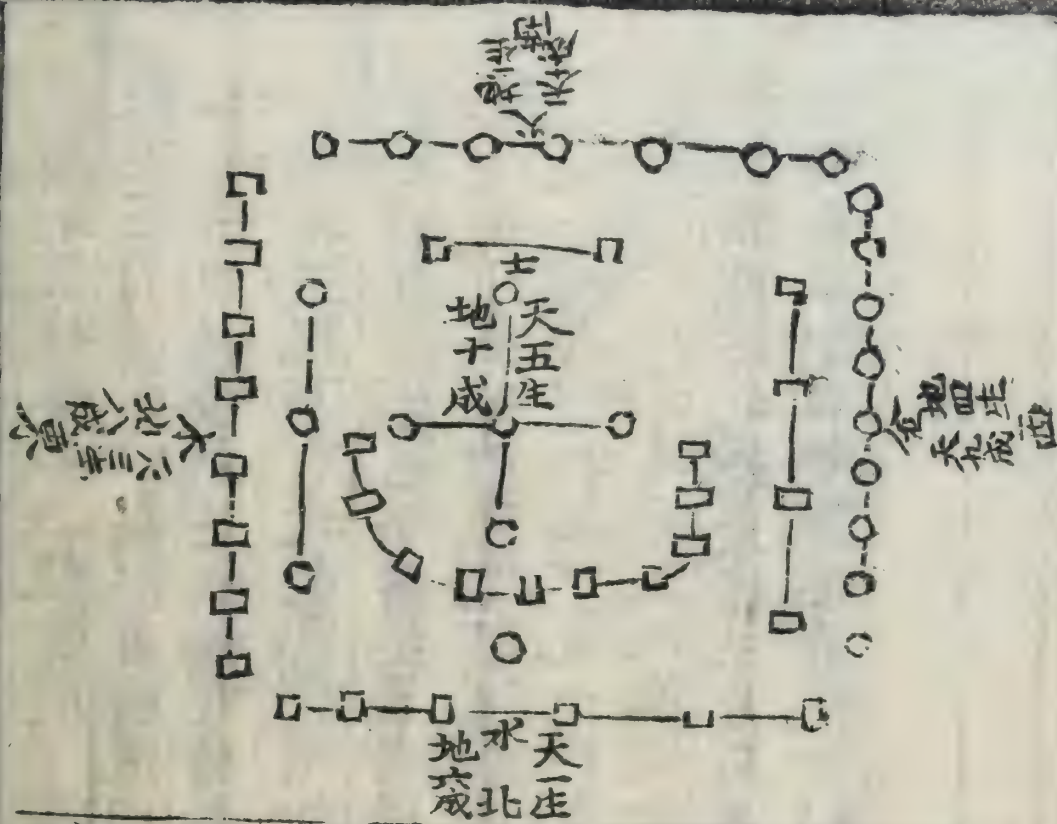
上叙天時

下書王月

正月 子 庚

愚按聖人作春秋上叙天時下書王月其立文連書曰
春王正月傳者以為以夏時冠周月學者不察或疑以
冬為春或疑改易正朔論說紛紛莫之能定是蓋豎者
合春與王正而言之故也橫者則上叙天時者所以行
夏之時垂後法也下書王月者所以紀周之正尊時王
也天時非王之所能先故可叙於其上也王月非已之
所能改故必書於其下也一以天時而定王制以立萬
世之法一以王月而正人倫以示一統之大二義並行
而不相悖者也若夫書王月而易數者豳風之詩已有
一之日二之日之說亦非夫子始易之也

河圖五行相生之圖



右河圖之數五行生

數統其成數而各居

其方左旋相生故水

居北而生木木居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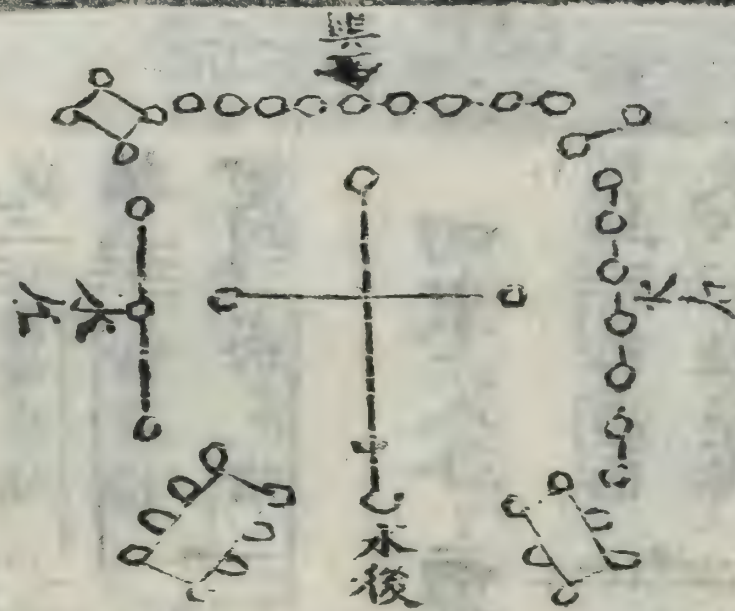
而生火火居南而生

土土居申而生金金

居西而生水水又生木

循環無窮而造化行矣

洛書五行相剋之圖



右洛書之數陽居其正陰居其偏故一居正北而統西北之六者水也三居正東而統東北之八者木也二居西南而連正西之七者火也四居東南而連正南之九者金也水木陽故不交火金陰故不交若夫土居中而無十者縱橫十數夾以成之也是其方位右旋相剋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入火火

大極生四象八卦之圖

乾 一 二 三 老陽上加陽

兌 二 三 老陽上加陰

離 三 三 小陰上加陽

震 四 三 小陰上加陰

四象生八卦

兩儀生四象 太極生兩儀

巽 五 二 小陽上加陽

坎 六 二 小陽上加陰

艮 七 二 老陰上加陽

坤 八 三 老陰上加陰

陽儀上加陽

老陽

陽上加陰

小陰

陽儀

陰儀上加陽

小陽

陰上加陰

老陰

陰儀

自下而上

右於八卦之上各加一陽一陰而生四畫者凡六十
六之上各加一陽一陰而生六畫者凡三十二二十二
之上各加一陽一陰而生五畫者凡六十四而成外卦
也故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乾之上加乾兌巽震巽坎艮
坤而成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而大畜泰等卦自兌以下
皆倣此無不以一陽一陰而交錯也

先天方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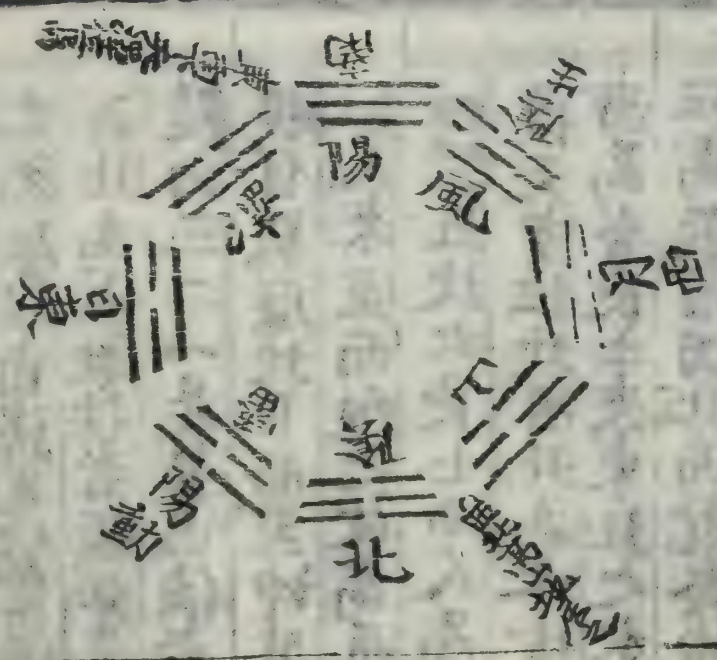
圖者動而為天流之象也

右先天圖方二圖圓者動而天也方者靜而地也圓者
陽生於子半之復而極午之乾陰萌於午半之姤而盡
於子之坤留盡卯中坎盡酉中陽在東南陰在西北方
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巽其陰在東南地
之勢西北高東南下也

古圖以卦畫為圖學者見之不能知也今以卦名書而
為圖則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者一見可知矣

伏羲先天八卦

天地之定位



文王後天方位

造化之流行



先天天
理未露
聖人開
之後天
天理已
北露聖人
用之故
後天方
位入用
之數也

先天方位乾南坤北巽東坎西則天南地北日東月西也兌居東南澤也震居東北雷也巽居西南為風艮居西北為山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自震歷巽兌而至乾其數四三二一是數已往者也如人已往從後追之故為順自巽歷坎艮而至坤其數五六七八是知將來者也如人來至而迎之故為逆易之生卦乾一兌二巽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為坎故易皆逆數也

後天方位坎居北為水震居東為木巽居南為火兌居西為金艮土夾東北之水木坤土夾南西之火金而寄旺焉乾居西北而統終始終而復始乾行也巽居東南而鼓動焉所以長之也故先天天地之定位後天造化之流行也然先天陽動東北而盛於南陰生西南而盡於北亦流行之象也後天水北火南木東金西亦待對之位也或曰說卦以為成言乎艮者萬物所成終而成

始也今子以為乾統終始無乃戾於聖言歟曰說卦之
言主生物之方位而言也故今以艮為陽中之土而主
生物者此也若夫乾天也因無所不統而五行生序水
居其先而後生木生火生土生金而終焉乾居西北
者所以終金而復生水也天不生水造化息矣區區妄
意如此其餘亦多附會觀者幸恕之

陰陽六九為老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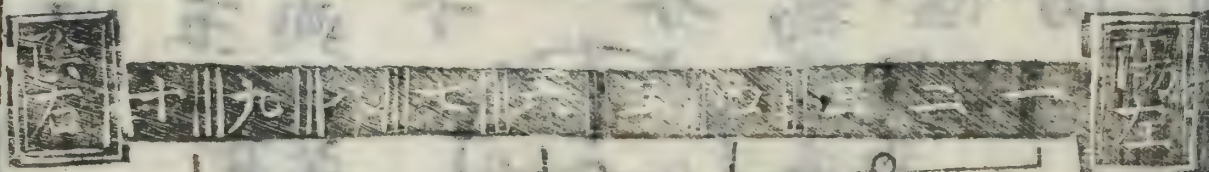
天
天則分三陽奇故各一奇而全
 地
地方分二陰偶故合二為一則
 方
為二偶而用半



為陽
 為陰

說卦傳曰參天兩地而倚
 數言天圓而地方圓者徑
 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故三
 用其全參其天而為三三
 三為九老陽數也方者徑
 一而圓四四合為一偶故
 四用其半兩其地而為二
 三三為六老陰數也數皆
 倚此而起故揲蓍之策三
 變之末餘三奇則三三而
 九為老陽餘三偶則三二
 而六為老陰兩二一三則
 七而為小陽兩三一二則
 八而為小陰

天 地 之 成 數



積生數之陽一三五為九老陽

積生數之陰二四為六老陰

積一三四為八陽多陰少為少陰

積一二四為七陰多陽少為少陽

五生數
二四陽
中之陰

陽居左而無陰故自一至七為少

陽至九為老陽陽能故自左進而極

於九

陰居右而不得無陽故自十至八為

少陰至六為老陰陰之故自右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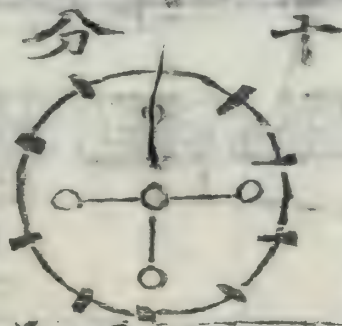
窮於六

陽自左而右陰自右而左者觀朝夕

之影亦可見矣

河圖中宮之數

以五與
得九為老陽
餘六為老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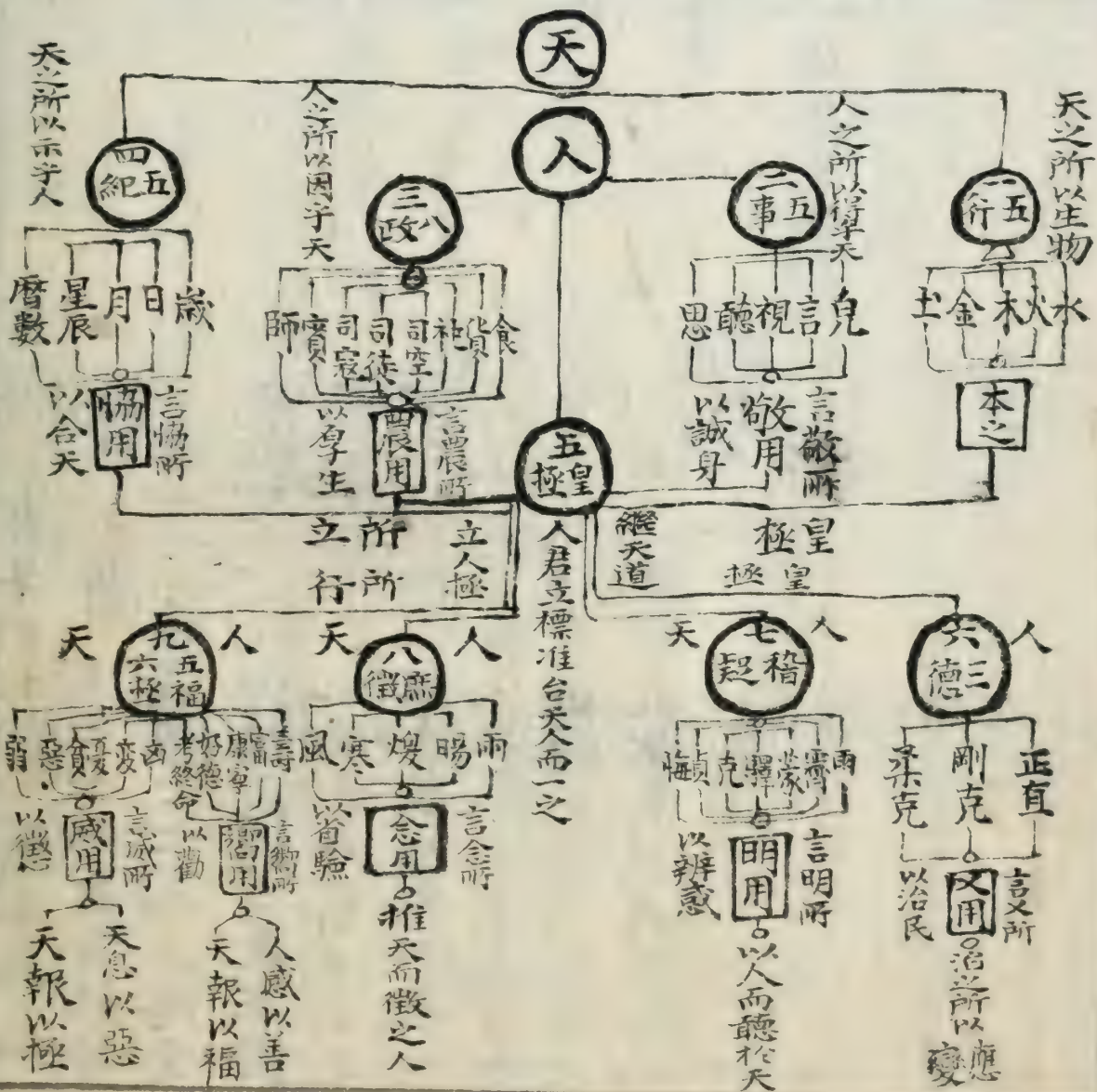


為得七為少陽
餘八為少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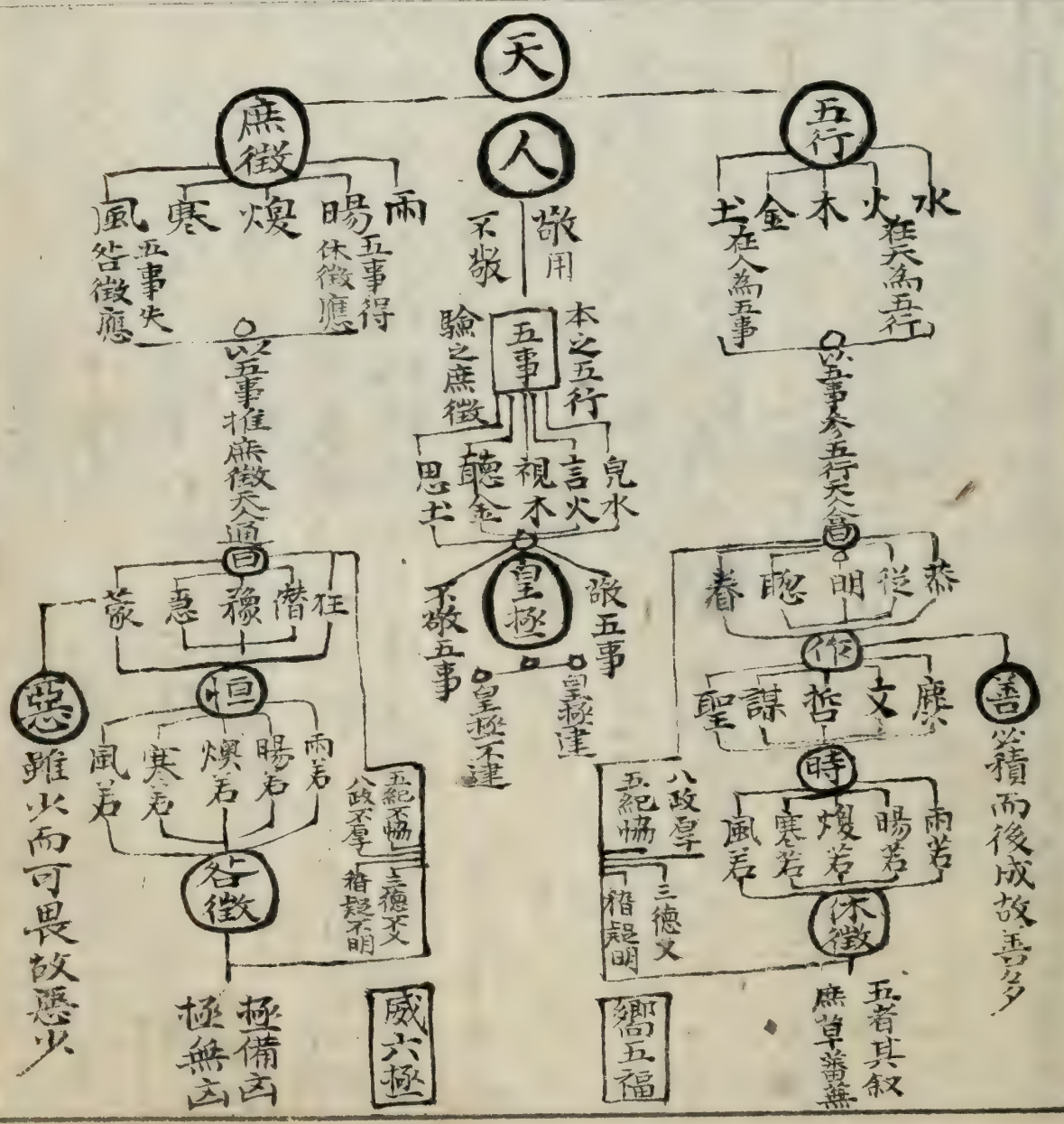
愚按陰陽之數六九為老者參天兩
地而倚數故探筮目之數三變之後餘
三奇則三三而九餘三偶則二二而
六者此其本也其數之變無所往而
不合故先儒之說有以生成之數言
者則積一三五為九積二四為六也
有以河圖中宮之數言則得九為老
陽而餘六為老陰也其變雖多而其
為數則一故無所往而不合是其造
化之妙也今亦妄謂三其天而得三
兩其地而得二者倚數之本也然必
疊三者備三才之道故三三而九三
二而六也又陽得以無陰故陽全用
三而二三為六三三為九陰不得無

陽故陰半用二而二二為四三二
為六陽居左統生成而兼陰故自
生數之一至成數之七為小陽至
成數之九為老陽猶人之數生齒
齒多者為老也陰居右屬子成而
不得兼陽故自十至八為小陰至
六為老陰猶人之序生齒齒多者
居先故以十為首而數之也然又
謂六為老者先生為老六之生先
於八也

洪範九疇天人合一圖上



洪範九疇天人合一圖一



洪範九疇天人之道備矣五行者天之所以生物之始在
天道莫大焉故居一而為首既有五行萬物生焉則
人者萬物之靈而五事人道之本故居二而為次既有
人則必有所事而八政者事之最惡故居二欲修人事
又當驗於天道而曆象授時不可緩也故五紀居四順
五行敬五事厚八政協五紀人君之道備焉故皇極居
五而當中皇極者繼天道而立人極為四方之標準萬
民之取法也人君之治酬酢萬變其用不同而皆歸
於中正故三德次皇極而居六事之可起當聽於天故
稽疑居七治有得失則徵有休咎所當推天而省已故
庶徵居八得失休咎之徵不惟現於天象而善惡吉凶
之應終必及於吾身故福極居九而終焉人君治天下
之大典未有加於此者也然疇雖有九而樞要有三在
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而皇極者合天人而一之者也

五事得而皇極立則五行順而雨暘燠寒風之休徵應
五事失而皇極不立則五行汨而雨暘燠寒風之外徵
應焉是其天人相為流通感應之道可謂明矣至於八
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用亦皆在乎極之立不立尔
然則修五事而立皇極者其道何由在乎敬之一字而
已歟疇聖人以敬加於五事之上所以示萬世人主以
心法也為人主者可不念哉

無逸之圖

嚴恭寡言自足

○五國七十有七

畏天

保民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君子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否則既逸既誕乃誕侮亂父母古昔之無聞也

無若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畏天

○五國七十有七

保民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五國七十有七

無逸一書所以戒人主逸怠也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由祖宗勤儉以興盛由子孫逸怠以覆亡故周之成王幼冲即位周公恐其逸怠而作是書以戒之首以先知稼穡之艱難為言者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千有餘年至文王之即田功皆以勤儉不怠為家法故能興盛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即成王之所當先知者也又况稼穡人食之本小民勤於畝畝終歲勞苦以奉君上而人君生長深宮不知其艱不恤其民驕侈淫逸傲然自肆小則損壽以喪身大則亡國而絕祀者世世公患是則萬世人主之所當先知者也故周公首言稼穡之艱難然後舉殷三宗畏天保民而享國之久者所以勸而慕之也次言後王近豫耽樂而國或克壽者所以戒而警之也又言大王王季文王者所以法祖宗之勤儉也上畏天命下保小民遠鑑前古之興亡近法祖

宗之勤儉以嗣王之所當體念也周公愛君之心誠且切故告君之言詳且渙終之以皇自敬德之一言敬者畏天保民鑑古法祖之要而無逸之實心也三宗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大王王季之抑畏文王之懿恭皆此敬也敬則無逸而壽不敬則反是厥後成王為周令王享國三十有七年其有得於周公之訓歟後世人主可不敬哉

十一月之圖



利之上九一爻之陽雖極於
 九月而其餘分至十月小
 而盡又有一分之陽即於此
 日始生於下浸長而為十一
 月之復故坤雖純陰未嘗
 陽謂十月為陽月者此也

後集

右復始陰陽出入消長之幾也三峰鄭公嘗作此圖以
示學者但以剝之上九餘分之陽自上而下貫穿純坤
之下接於復卦初九之陽以示十月雖純陰而未嘗一
日無陽之意可謂精矣然學者不察以為陽之初生自
上而下又疑純坤之陰非自始而長者故今為此圖將
剝之餘分極於坤上而復之一分即生於下以示陽之
方極於上而即生於下亦未嘗一日一刻之無陽也觀
者詳之

昔者聖人南面而理仰觀天文以初昏加午之宿定為
中星如仲春星鳥之類是也其星日日漸差而西歷三
百六十五日差晚然後又加於午故以其星一日所次
之辰為一度以為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
與日月皆左旋天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一日過一
周而已月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
日與天歷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會月與日二十九
日有奇而一會假如日月與天皆從星紀斗初變而起
天行今日左旋一周而至二度明日三度又明日四度
以次而進日行今日一周而還斗初明日亦還斗初歷
三百六十五日然後天行通過一百六十五度而與日
會月行今日不及天十三度而退在於午明日又退於
女歷二十九日然後遍過一十八宿而還於斗以與日
會此其大略也就此圖輪轉而觀可見至於中星間餘

亦可推矣但天無體只二十八宿為體既謂天一日過
一度則斗亦隨天而進又謂日還斗初者斗星雖進而
斗之方位不移如此圖內輪雖轉而外之方位不動也
所謂日還斗初者指方位而言也又曆家謂天左旋日
月皆右轉蓋將此圖內輪左旋一周而後至牛又一周
而後至女不若由右一轉至牛之為易故不計進數但
從退數然未若天與日月皆左旋而有進退之為備尔
或曰鄒氏書傳音釋纂圖日月正月會寅析木二月會
卯大火三月會辰壽星以次而進是與月立合矣今予
此圖以為正月會亥姬豎二月會戌降婁以次而右何
也曰此本唐孔氏之說也天關於子地關於丑然後日
月星辰行焉是丑之星紀為子半冬至後天與日月初
起之次歷三十日則天行漸差而進丑之星紀進於寅
子之玄枵進於丑而日月會于此者建丑十二月也又

歷三十日則星紀進卯亥枵進寅而亥之極豈進於丑
月又會日者建寅正月也餘皆倣此以至九月則會于
卯大火之房矣故經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若如纂
圖則二月會房與經不合又况如是則天度右旋正月
會寅析木之後二月卯之大火退於寅矣若曰日月隨
天而進正月會寅二月會卯則日行與天無遲速進退
之度日又將生於酉矣其不然審矣曰朱子嘗與學者
論此以為且如天與日月皆從角起則日月之會當在
角壽星之次今子以為從斗而起何也曰角者二十八
宿之首故朱子姑借此為說使學者易知尔非其定論
也觀其且如二字之意可見矣

一暮生閏之圖

歲有三月

一暮

三百有六
旬有六

自有三日

故三百六十

天有三百六十五

有奇天什旦周

而過度日行日

日與大會算空其數多百六十之數多

一而而已在不及

一歲故積三百六十

五有奇而四會

歲之

常數

一年土會各

二心九日有奇九十

二會傳者三百四

月與大會算空其數多百六十之數多

十八餘分之積會得

六月有奇通計得日

三百六十四有奇

於歲常數三

五謂之氣五

氣盈五日

合氣朔而閉生

朔虛五日

一歲之

四十日

星四子天然後四

從天與日會生閏餘

時定而歲功成焉

於歲常數三

五謂之朔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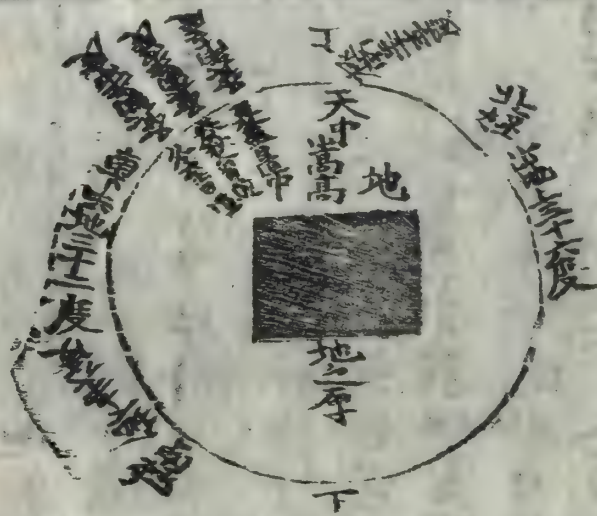
月有虧盈而弦

從日與月會生朔朔

望晦朔之焉

金氏曰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
則春夏秋冬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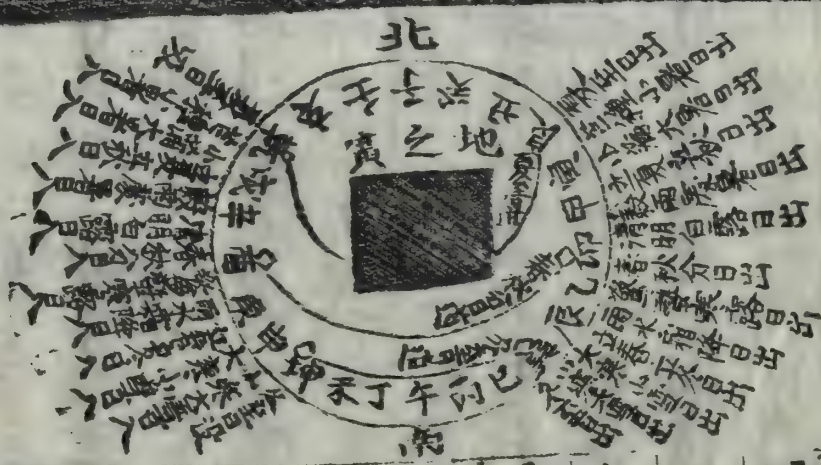
天 地 豎 看 之 圖



書蔡傳云天半出地上半入
 地下其地上現者一百八十
 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
 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
 亦三十六度嵩高正當天之
 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之上
 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
 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
 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
 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
 十二度而已

天包地外地居天中天地之間自有六層故易六畫而成卦復姤陰陽消長皆至六位而極愚嘗以為地之上有三層為天其下有二層為地當以內卦為地外卦為天今而思之蓋不然也天半出地上半入地下則出地上見者有二層入地下者又有二層而地之居中者亦占二層當如中孚卦上下皆二陽爻而中含二爻之陰也故作豎者圖以示上下四層為天而中二層為地也或曰地之下又有天則所謂輕清者上而為天重濁者下而為地其說非欤曰重濁之下若無氣則是其重濁者有何物以承載之乎日月星辰又將何以行於下乎若曰重濁三層之下又有氣焉則天地非但六層而已但上下四方皆陽之動而獨其中間為靜故重濁者得以凝聚於中而成形爾朱子曰其形有涯其氣無窮旨哉言乎

天 地 橫 看 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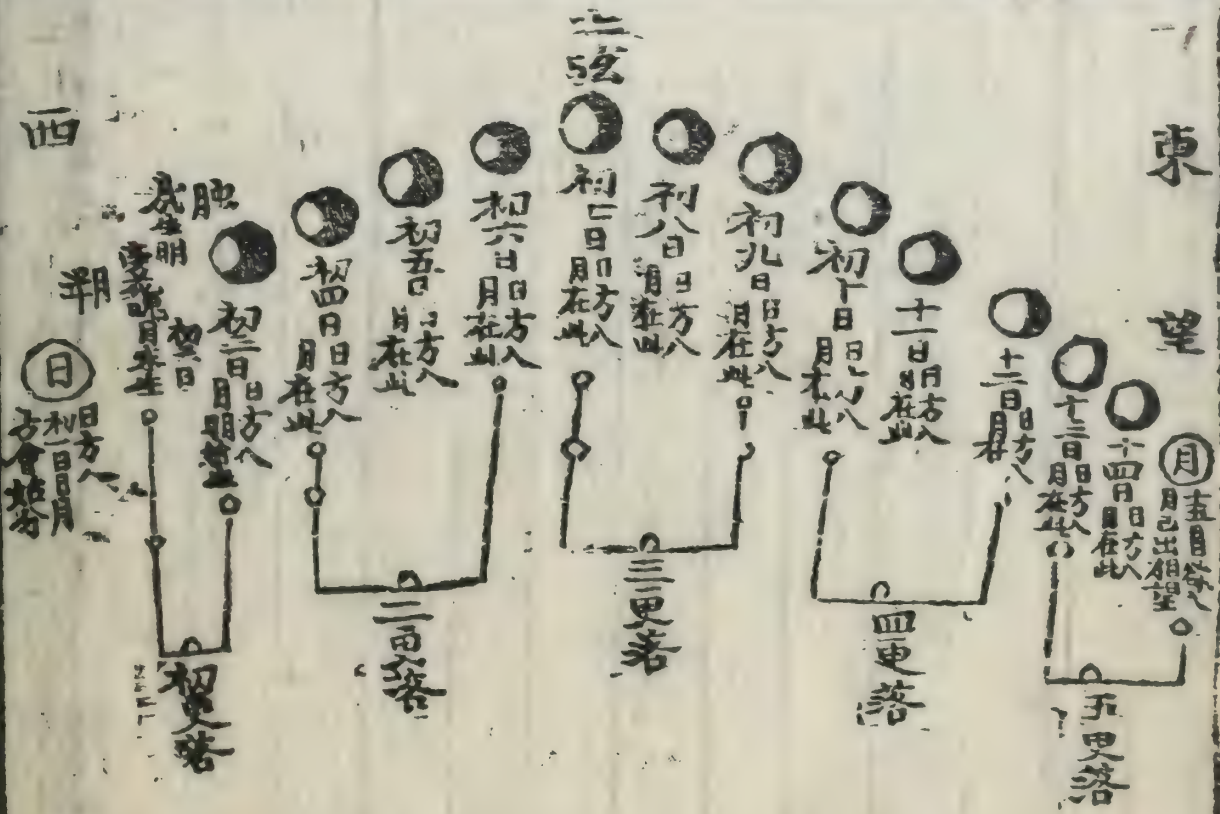


夏至之日出艮入乾北近天中
 正當地上天中高遠故日長當
 地而近故氣熱冬至之日出巽
 入坤南近天離斜而遠地天陰
 近故日短斜遠於地故氣寒春
 秋分南北中故日之長短氣之
 涼燥亦適中焉夫善言天者必
 有徵於人自昔聖人分天為三
 百六十五度之暮為三百六旬
 六日之後置閏定時至於星辰
 進退日月交蝕千歲一日可坐
 而定豈非善言而有徵乎後世
 言天不本於此者考驗天象無
 一可合其妄甚矣

學者問曰書蔡氏傳云冬至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二度而已今子本之作豎者圖則冬至日道去地最近今於橫者之圖以為冬至日道斜而遠地其說相為矛盾何也曰蔡傳所謂去地者主天之現於地外者言之也今吾所謂遠地者主人之居於地上者言之也天包地外其空闊遠上下四方彼此如一人居其中莫見涯渚天象下垂若與地接者遠而望之故也冬至之日極遠而南其去天之現於地外者才三十二度而已以其據遠而視故斜而低也是故日月正中當天則近而高朝夕斜則遠而低至如雲氣之浮山嶽之秀兀所望見者莫不皆然近則高遠則低冬至之日斜而低者非其近於地也或曰夏之熱以火旺冬之寒以水旺豈係日之遠近乎夫日陽精也夏陽盛則日進而北近於天中故火旺而熱冬陰盛則日退而南遠於地上故水旺而寒所

謂火旺水旺者即以陰陽進退而言非有二也

望前月明之圖



明陽也
 初三日
 陽生浸
 長而明
 始生所
 謂哉生
 明也
 魄陰也
 陽生則

日陽精其光如火月陰精其潔如水故月雖皎潔虛而無光不能自照必受日光而後明生焉其受日光而明有圓缺者隨其陽之消長也日月每三十日一會朔望之後皆十五日既會而朔則日月始離陽方生而微謂之朔者蘇而復生也至初三日然後陽浸長而明始生每一日長一分則陰漸退月遠於日而明生浸多至初七八日其明正半如弓之張謂之上弦至十五日陽長已極其明正滿日月正對於東西而相望謂之望既望則陰又生亦長一分則陰漸進月近於日而其明漸減至二十二四僅存半明以就於缺如弓之弛謂之下弦至三十日陰生已極日月復會月光都盡是則月本無光受日之光隨陽消長以有盈缺也故朔後日在西則明生於西望後日在東則明存於東也或曰月非無光但近日則其光微故晦遠日則其光盛故明非也如此

則朔後日在西明當生於東望後日在東明當存於西
矣其不然審矣

斜圭測影之圖



夏至日方正午
此四方測影時

南明



八天之圭

日南影短
夏至之午影小
南日故影短
在北而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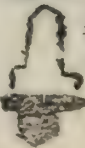
地中



八天之圭

日正之影及有五
寸而止其長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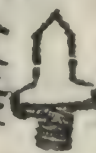
北極



八天之圭

日正影長
夏至之午
影在北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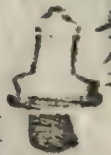
西味



八天之圭

日影朝
西而影朝
夏至之午影高斜

東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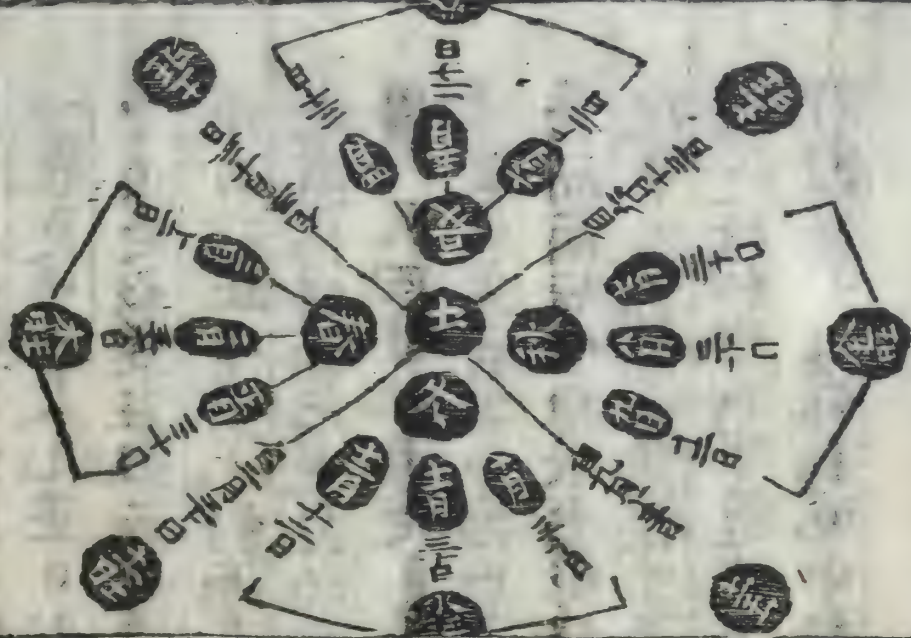


八天之圭

日中影
夏至之午影已微
影向東而少之影

按周禮大司徒測影之法周公置五丈測日影中表在
潁川陽城地中近洛之地也去中表千里外四方各置
一表長皆八尺凡正日影必以夏至日晝漏中而測之
中表之影正在北而其長一尺五寸東表之影晝漏方
中日方正午影已斜而在東已得夕影故曰影夕西表
之影仍得朝時之影尚在表西故曰影朝南表之影只
得 尺四寸北表之影一尺六寸蓋日影每千里差一
寸故東表日方中而影已夕西表日方中而影尚朝北
長而南短唯中表之影得其中正故謂之天地之中而
况東多陽西多陰南多暑北多寒洛邑風雨之所會陰
陽之所和也四方道里遠近均焉其為地中信矣或者
乃謂西南塞外為地中者何所據乎

土旺四季之圖



五行之氣播於四時春木旺而氣煥夏火旺而氣熱秋金旺而氣涼冬水旺而氣寒土寄旺於四季而其氣沖和亦火金水各旺七十二日而土於四季各旺十八日合之亦為七十二日也五行有以流行之序言者則曰木火土金水皇陶謨之五辰是也有以相克之序言者則曰水火金木土禹謨之六府是也有以生成之序言者則曰水火木金土洪範之初一是也

律呂隔八相庄之圖

黃鍾之長九三分之則各字者九指其則為六寸下生林鍾有黃鍾五林鍾隔八而下也

已上三寸為
三分之一
已上三寸為
三分之一
已上三寸為
三分之一

● 黃鍾十月

大呂二月

● 蕤賓五月

火鍾二月

● 姑洗三月

仲呂四月

● 蕤賓五月

林鍾之長也三分之則各字者九指其則為寸下生大蕤自秋鍾至左旋順

已上三寸為
二分之二
已上三寸為
三分之一

林鍾六月

夷則七月

南呂八月

無射九月

其長最短四寸有奇

● 黃鍾

大蕤之長也三分之則各字者九指其則為寸有奇下生南呂餘依此

損一隔八而下生

益一隔八而上生

陽律三分其長損一分而生陰呂曰下生陰呂三分其長益一分而生陽律曰上生皆左旋隔八律而相生黃鍾為第一宮其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鍾為徵其長六寸六寸鍾隔八上生大蕤為商其長八寸惟此三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其餘九律餘分參差而不齊大蕤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先為角林鍾為第二宮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至仲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大蕤為羽下生南呂為角十二宮各有五聲其變凡六十聲宮徵商羽角者隔八相生之序也宮商角徵羽者聲之清濁長短之序也五聲六律十二宮旋相為宮周而復始以盡其變也

學子者問曰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至應鍾而極焉應鍾之長才四寸半而已今子之圖至林鍾而極自夷則而下又漸差而上歷黃鍾而至大蕤則是若

林鍾最短而大呂大蕤反在黃鍾之上何也曰古之圖
圖縱橫旁今學者不能察其損益長短而上下之生也
今為此圖但使學者瞭然知其損一隔八而下生益一
隔八而上生也故自林鍾漸差而上以至大蕤非以林
鍾最短而夷則以下又漸次而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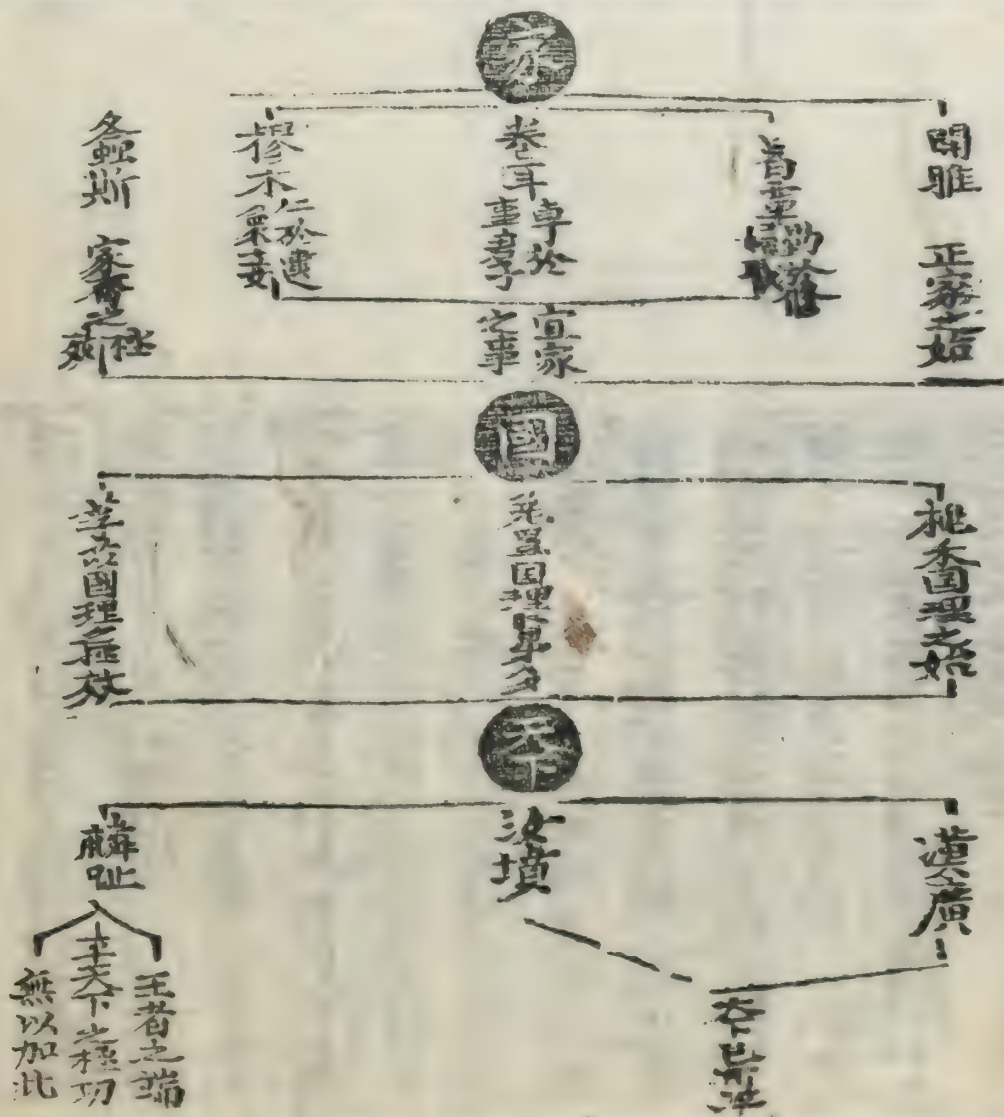
五聲八音之圖



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
 生為四聲之綱元之象也其性
 圓其聲若牛之鳴啍而主合。
 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其性
 方其聲若羊鬲群而主張臣之
 象也。角觸也物觸而出戴莖
 角也其性直其聲若雞木而主
 湧民之象也。徵祉也物盛大
 而繁祉也其性明而辨其聲
 若豕駭而主分事之象也。
 羽字也物聚藏而覆字也其
 性潤而澤其聲若鳥野而主
 吐揚之象也。○金其卦兌其
 方西其類閭闔其聲春容其

音鏗秋分之氣也○石其卦乾其方
西北其風不周其聲溫潤其音辨之
冬之氣也○絳其卦離其方南其風
景其聲纖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
竹其卦震其方東其風明庭其聲清
越其音溫春分之氣也○乾其卦艮
其方東北其風融其聲宗聚其音欸
立春之氣也○土其卦坤其方西南
其風涼其聲函胡其音濁立秋之氣
也○革其卦坎其方北其風廣漠其
聲豐大其音謹冬至之氣也○木其
卦巽其方東南其風清明其聲無餘
其音直立夏之氣也

周南篇次之圖



周南十一篇當分三節而看開睢正家之始葛覃卷耳
摶小宜家之事勤於修婦職專於事君子仁於逮象妾
婦德備而家道正矣其具子孫象多而福慶及於後
世家齊之極效也惟天國理之始兔冒國已理而賢才
多也然開睢淑女曰君子好逑而已中林武夫既曰
公侯好逑又曰公侯腹心可見文王好德不好色之心
為此詩者其知六王之心乎孝友之詩婦人賦其所事
以歌之但自形容其膏中之樂而已無一字贊美之詞
然亦可見文王之化如天之大舉一世在春風和氣之
中所謂王者之民皞皞而不知為之者是則國理之極
效也漢廣汝墳天下已可平理而麟之趾則王者之端
應焉聖神功化之極無以復加矣觀其民則王者之民
觀其瑞則王者之瑞天與之人歸之而猶三分天下以
服事殷此其所以為至德也大學言家國天下而以明

德為首觀周南者要當以文王至德為本也召南篇次
大槩與此相類但地有遠近而化有淺深故雖不若周南之
盡善然昔不美而今化於善是皆文王風化之所及也

謹按朱傳周南之說以為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
謂之周南其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者蓋謂漢廣汝墳
之詩雖作於南國不待南國之貢而先得之國中故附於
周南也劉氏通釋以為得於國中者多為文王后妃而作
故雜以漢廣汝墳二詩則是似編詩者取南國所貢之詩
而附之也然則朱傳當曰於得之國中者不應下其字也
或曰朱子於周南之終又謂漢廣汝墳以南國之詩附焉
似亦以為編詩者附之也是如何曰二詩雖得國中亦南
國之作當附之南國所貢之中然隨其所得而附之國中
者是亦編詩者附之也但非取南國所貢之中爾若是取
於所貢何獨取此二詩乎其說亦不通矣

變風三十國之圖

晉
變風

北

終始用自為最長風之音

檜

鄭

高復後創運止有正之理

衛

王親事也或合在孫子履者

鄭
勇亂倫

齊
分國為野

魏
晉密高柱親親之義

唐
失國時主而上下分亂

秦
兩狗獲也或者之俗作備於中國

陳
宣帝諫美於三而正風終曹

國或勞固公之望

○思理幽
沒而能正

元按思理
及可復也

呂

正風人道之得其正也變風人道之失其正也人道之
正始於家而其化被於天下人道之變亦始於家而其
終不能保其國家故正風首關雎者所以基一國之美
化也變風首邶之柏舟者亦舉其家道始變而反於關
雎者以見其終之無所不及也故讀柏舟綠衣諸篇則
知賢婦不得宜家而與關雎葛覃之正始相反矣讀燕
燕則嬖孽殺嫡其庶姦斯之子孫衆多和燕而處者相
反矣觀凱風匏葉之詩則形於國者與柏舟相反矣觀
簡兮止門之詩則賢者不得志至有以政事投遺而莫
知其艱則其與兔置野人公侯腹心者相反矣擊鼓北
風等篇則人民恣思氣象愁慘其與享苴之和樂相反
矣式微苑丘之詩則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況望及於
天下乎其與化被漢廣汝墳相反矣及觀二子乘舟則
父子兄弟至於相殘天理泯人道滅而至於禽獸終為狄

所滅其與振振麟趾為王者之瑞相反矣故以是終焉
始之不止而其終至於如是之慘聖人於是傷之甚著
於變風之首以示正風之反使後世知戒焉垂訓之意
深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亡者復興愛者復正也猶幸
其國文公勤儉以復其國人民懲創興起善端刺其淫
奔而蠖螻作惡其無禮而相鼠賦好賢樂善且而下旌詠
焉則天理之在人心者猶未泯而愛有可正之兆矣故
以鄘次之然猶未也必有大雅君子能聽規諫以禮自
防如其國之先君武公然後庶可正也故又以衛之淇
澳次之是猶擯魯思理之後繼以邠風之意蓋幸其亡
之能復而言其變之可正也諸國之風其變雖甚終始
未有若是之備故居正風之前而為變風之有也若夫
邶鄘其詩皆為衛事猶繫以舊國之彌者蓋亦因其所
得之地而別之亦猶漢唐故墳之附周南又所以其已

也。正風降於列國者，號令行於天下，則為天子施於一國。則是亦列國之君。尔平王無志，威令不振，忘親事，讎至為戍申，戍許之舉，具位之臣，又未有陳枕戈之義，興討罪之師者。申侯毋家，舍曰不洙，犬戎安得逃天討乎？是則平王聞乎故矣。父子君臣之倫，於是喪焉。安能為天下之共主乎？孔子作春秋，託始於隱，刪詩，降參，離於國風，其志微矣。其痛深矣。然曰：王而先諸國者，首之也。鄭則無男女之倫，齊則有鳥獸之行，觀魏風則晉滅同姓親親之義亡，而臣民離叛，曲沃滅晉之端現矣。觀唐風則篡國賂王，倨慢無禮，而上下之分紊。魏斯趙籍，韓虔之惡兆矣。秦風則諸侯擅命，殺人不忌，用殉，燕良而戎翟之俗作，備於中國。又况乎王無志而秦穆悔過，平王事讎而秦人復讎，周日衰微而秦尚武勇，周秦之勢既分而商鞅變法，白起坑卒，呂政稱制，李斯焚坑而掃

滅先王之典籍其禍萌矣陳風則君臣宣淫賊教諷臣
身弑國亡夷狄入中國而衰風終矣嗚呼夫婦人倫之
本朝廷風化之源栢舟變而衛國以滅黍離降而王室
以微至於列國之風變則人道之大壞天下之大變至
於此極聖人傷之甚懼之深繼以檜曹小國亂極思理
之詩又以周公之邇風終焉欲使變者復正也非如周
公之元聖孰能復正乎前於邇風繼之衛者以武公墜
一國也此於列國終之邇者以周公墜天下也不唯此
也風以周公終而雅以召公終之者昔周之初周公為
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
南方諸侯之國莫不從化若使如周公者為政則朝廷
之風化美而變風復正矣如召公者宣布則諸侯服從
國之日感者可闢而大雅復正矣此又聖人以周召正風
雅之吾夫子刪詩之意憂天下與後世之心可想見矣

五十四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者諸侯之嫡子為諸侯庶子不得
祖諸侯而自為始祖是謂別子為祖別子之嫡子嫡孫
主祭為太宗庶子庶孫為小宗

掛劫過揲之法

以五十一之著虛一
分二掛一揲四

三變之中前一變為奇其餘五九或五或九五九者五三而

九一為五者二為九者一

後二變為偶其餘四八或四或八四八皆二為四者二為八者二

前一變掛一揲四其餘劫數左或三或二或一或四九

揲法以四除之故以四為奇掛劫四五為奇五去一為四

八九為偶九去一為八

兩儀

左一右三與掛合為五去一則為四以奇此為五者三

陽左三右一與掛合為五去一則為四以奇亦為奇者三

陰左二右二與掛合為五去一則為四以奇亦為奇者三

左一右四與掛合為五去一則為四以奇亦為偶者一

西山蔡氏所謂為奇曰三為偶者二是天三地二自然之數者其以偶為二與此不同何也非謂有二偶

也以二四之奇合為一八之偶是一偶即二奇之合

也

後二變左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或八第二第三兩變皆同

陽左一右二與掛合為四為一奇此為四者二左三右一與掛合為四為一奇亦為四者二

圍四用半

陰左四右三與掛合為八為一偶此為八者二左三右四與掛合為八為一偶亦為八者二

四象

老陽一初變得五五二變三變皆得四為三奇為老陽

抄十二株三初數為四者三合得十二即所謂三其四一其

十二者也過揲二十六即所謂九其四三其十二者

也

初變得五去一二變得四三變得八為二奇一偶少陰

少陰初變得五去二變得八三變得四為二奇一偶少陰

初變得九去二變三變皆得四為一偶二奇少陰

抄十六
揲三十二

劫數為四者二為八者一亦為四者四於老陽一其
十二而又進一四合得十六即所謂四其四一十二
而進一四也

過揲三十二即所謂八其四三其十二而損一四者
也

少陽

初變得五去二變三變皆得八為二奇二偶為少陽
初變得九去二變得八三變得四為二偶一奇為少陽
初變得九去三變得四三變得八為二偶一奇為少陽

揲二十

揲三十

劫數為四者一為八者二亦為四者五於老陰兩其
十二而去一四合得二十即所謂五其四兩其十二
而去一四也

過揲二十八即所謂七其四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

老陰一初變得九去一二變三變皆得八為三偶為老

陰

揲二十四

劫數為八者三為四者六合得二十四

過揲亦同即所謂六其四兩其十二者也

右老陽過揲九其四故其數為九

少陰過揲八其四故其數為八

少陽過揲七其四故其數為七

老陰過揲六其四故其數為六

四象之數去劫取揲故邵子以為去三四五六以成六七八九也

劫數老陽三其四少陰四其四少陽五其四老陰六其四是所去者也

蔡氏所謂老陽老陰之數本皆八合之得十六

少陽少陰之數本皆二十四合之得四十八 此以體

數常均者言

以四歸于老陽故老陽之數十二即老陽劫數為四者三也餘四為老陰數

以四歸于少陰故少陽之數二十即少陽劫數為四者
五也餘二十八為少陰之數

此以用數不同者言 老少二陽之數與劫數同
而二陰之數不同者猶圖書方位陽數不變而陰
數變且陽尊故得正數而陰卑故得餘數也歟

易用老而不用少故六十四變所用者十六變十六變
又以四約之陽用其三陰用其一

二老之數皆八合之十六用

此即六十四變也

二少之數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

十六是為四者四陽用其三故老陽得十二陰用其

一故若陰得四

體數常均者即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之類用數不
同陽用其三陰用其一者即春夏秋皆生唯冬不
生之類

道傳一日得掛劫過探之法反復難
究莫知其說示可遠請講焉可遠
解之為一小圖條分類釋如指諸
掌雖以余之昏蒙一覽了然噫明
友講論其有益於學也如此夫
洪武戊寅夏五既望三峰道人鄭

道傳識

六八學圖說前後集

陽村先生之所著也其前集曾經

先生手校而刊之晉陽顧其歲久而字已刻矣

後集則

先生既歿而其本始出字又多缺惜哉先生之

子代言踰嶺遠尚道朴經歷艱刊行其監司李

公叔畝及今監司河公演皆為致力焉俾前奉

常注簿鄭陟書之復錄梓于晉陽故使李公穗

判官潘茂良監督功訖代言携以示予斷識其

後予嘗謂

天生陽村於吾東方學者之大幸也予之先生久

同知是圖之切於後學矣敢不欣然

也耶

洪熙乙巳秋七月壬申門人正憲大士藝文館

大提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司知春秋館事

無成均大司成密山下李良敬跋





沈

國

學

人

五